FREE WRITING

随笔是随的精神加笔的风格

随是内面的自由，精神的自由，随心所欲也逾矩

笔是一种小型的、边缘的、反规范化的文体

人文，以立人为本。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精神的尺度

无精神，非随笔；不自由，非随笔

林贤治　筱敏 主编

人文随笔

2005 春之卷

花城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林贤治　筱敏 主编

人文随笔

2005 春之卷

FREE WRITING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随笔．春之卷
林贤治，筱敏主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5
ISBN 7－5360－4538－7

Ⅰ.人...
Ⅱ.①林...②筱...
Ⅲ.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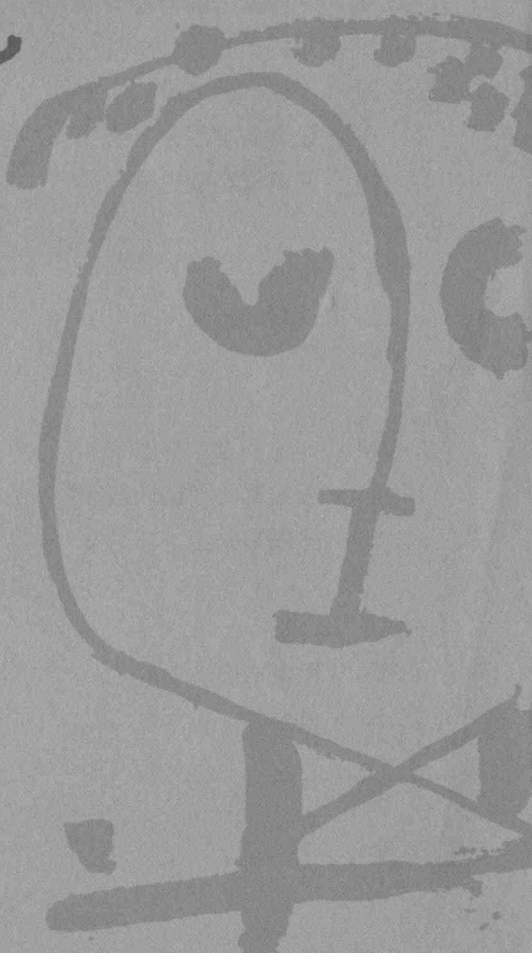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3669 号

责任编辑：张　懿
技术编辑：薛伟民
装帧设计：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惠阳印刷厂
（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
开　　本　787×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9　　2 插页
字　　数　180,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538－7/I·3620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人文范畴



目录 CONTENTS

话题

2 / 在黑暗中行走的人 夏 榆

7 /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 黑 孩

10 / 挖煤的朋友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呀 刘 恒

天下

12 / 乞丐、垃圾以及多数人的暴政(外一篇) 狄 马

18 / 纳粹女人的献身精神 钱满素

21 / 拒绝的权力(外一篇) 李蒲星

24 / 那遥远的磨房 邵燕祥

26 / 说“刘项原来不读书” 何兆武

28 / 硬道理和软道理(节选) 李 零

人间

40 / 沙書的意义 张应生

面影

42 / 六亿一人 何满子

46 / 聂绀弩的“运动档案” 朱 正

50 / 辛安亭先生 高尔泰

古意

54 / 甲申感旧 王培元

56 / 火老鸦 余志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物语

60 / **马语** 金宁澄

64 / **虫子** 孙光新

四季

68 / **独坐秋风中** 聂 尔

书林

70 /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导言** 张纯如

79 / **浩瀚的灵魂** 李 静

见证

82 / **我控诉！** 〔法国〕左拉 郭宏安 译

91 / **左拉百年祭** 郭宏安

纪念

100 / **安徒生：一位诗人的再生** 〔丹麦〕拉尔斯·西贝格 林桦 译

西风

104 / **向毁灭古迹的人宣战** 〔法国〕雨果 吴岳添 译

108 / **面包与自由** 〔秘鲁〕略萨 朱景冬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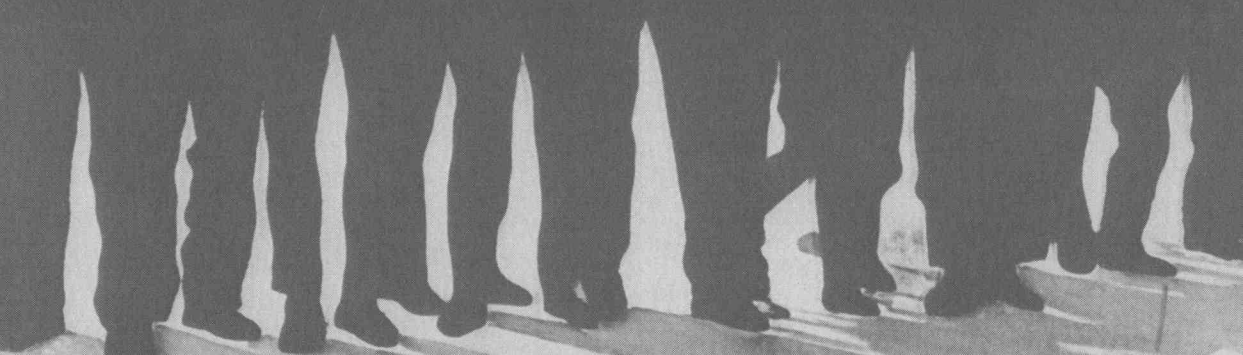
112 / **两封信** 〔德国〕君特·格拉斯 滕奕丹 陈巍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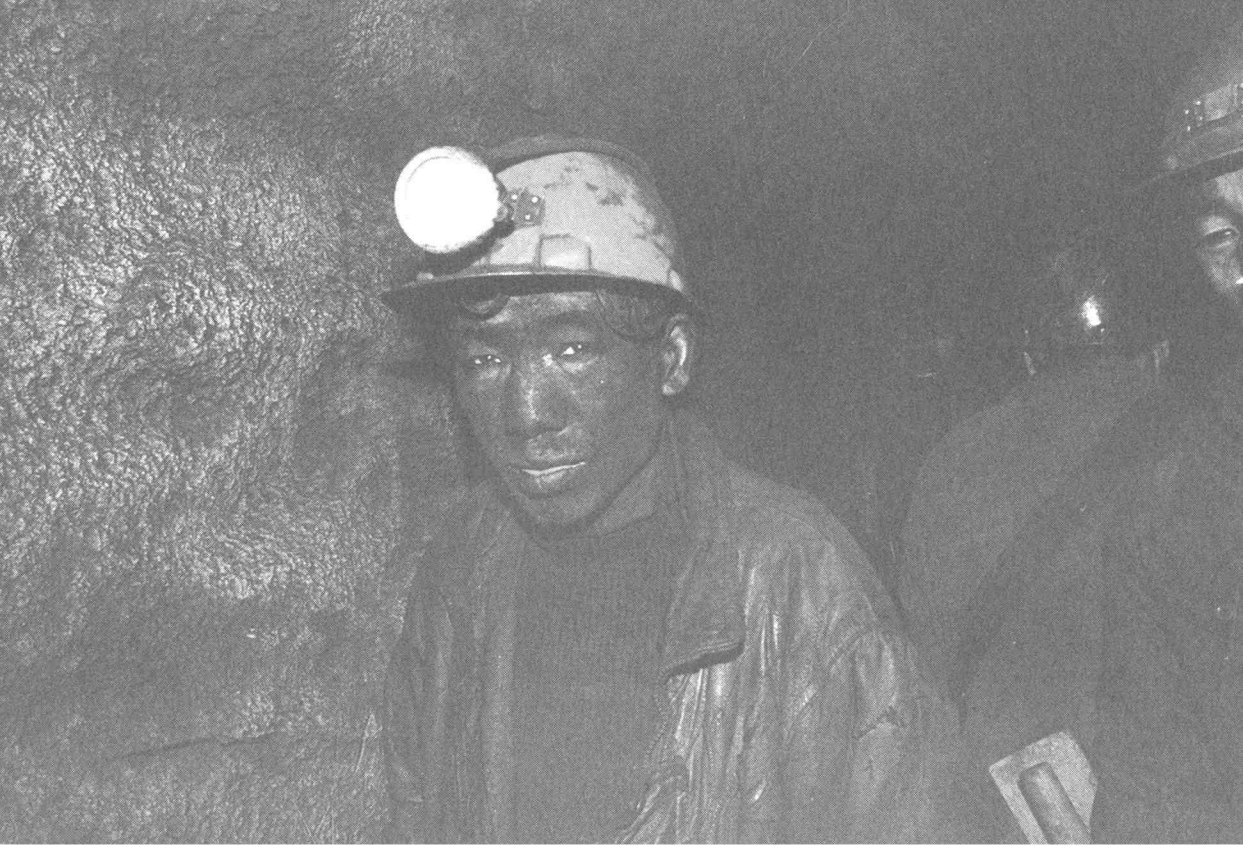
116 / **迷人的法西斯主义** 〔美国〕苏珊·桑塔格 周颖 译

声音

130 / **介入政治太多，我怀念文学** 〔哥伦比亚〕马尔其斯〔西班牙〕萨雷特 尹承东 译

近年矿难频仍，举国关注。今特约三位来自矿区的作家在此笔谈矿区的生活以及个人的感受，使读者通过一种更为切近的文字形式，进入广大潜行蠕动于黑暗的底层、为我们开采光明与温暖的人们的世界。





在黑暗中行走的人

夏　榆

1878年，梵高以传教士的身份在比利时的波里纳日矿山的工人中进行传教活动。

梵高住在蒙斯附近一个小商贩家中，工作非常积极，经常主动出去看护矿区的病人，晚上睡在硬木板搭成的床上。在工作之余，梵高画那些他看到的煤矿工人。他看着煤矿工人傍晚踏雪回家。“这些人实在是黑，当他们从黑暗的煤矿里走出来，进入白天，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实在像打扫烟囱的工人。他们的住房很小，只能够称之为棚舍；他们散步在那些中间凹下去的道路旁边。树林里山坡上，人们到处可见长着青苔的屋顶，傍晚的时候，灯光透过小格子的窗户亲切地照射出来。”

梵高在波里纳日矿区经历过矿难的恐怖，他希望能把福音中讲述的在“黑暗中升起的黎明”传布给那些苦难的矿工。

2004年12月，在我采访“矿难”报道的时候，我读着梵高写给弟弟提奥的信，读着他信中描述的他所见到的波里纳日矿区。我觉得他描述的矿区是那样熟悉，如同我自己曾经身在的矿区，也如同我所见到的中国各处的矿区。从外部的自然环境，到人的精神面貌，到矿难发生时候的情景，都是那样的相似。

从来没有像2004年这样频繁地听到矿难的消息。互联网相对的自由和快捷比电视报纸更迅速地传送着矿区的灾难——死亡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

“中国每周一起特大矿难，”新华社报道：“从2001年到2004年10月底，全国共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煤矿事故188起，平均每7.4天一起。河南、辽宁、山西、吉林、江西等地接连发生煤矿事故，其中河南大平矿难死亡人数为147人、陕西陈家山煤矿死亡166人。2003年世界煤炭产量约50亿吨，煤矿事故死亡总数约8000人。国内煤炭产量约占全球的35%，事故死亡人数则占近80%。2003年国内煤矿平均每人每年产煤321吨，效率仅为美国的2.2%、南非的8.1%，而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

因为那些在爆炸声中飞逝的生命，人们不断地回望那些黑色的土地和生存在土地之上的人群。

频发的矿难不断的使矿区这种被遮蔽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底层人群呈现在世人面前。

我回老家大同。在城里姐姐家，弟弟把半斤白酒干下去，借着酒劲扶着我肩头说：“你弟让人欺负了，你能不能给你弟弟出一口气？”

弟弟是大同矿区的一个矿工。弟弟咽不下的一口气一直闷在肺腑里，郁气聚集的缘由是他经常被“背黑牛”。

“背黑牛”是矿区用语。意指工长往矿工身上虚加工资，工长每月在发工资的时候，平均会给队组里每位矿工身上“背”100—300元不等的工资。矿工领到工资以后，那些虚加在头上的100—300元不等的工资就被如数收回工长手上，此俗称“背黑牛”。在有30万矿工的大同矿区，“背黑牛”已经有漫长的历史，已经是普遍的现象，1993年以前我还在矿区的时候就被我的头儿背过“黑牛”，直到现在，矿工们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一起喝酒的还有外甥。外甥是个城市小青年，火力足，血性旺，拳头硬，还有一帮拜把子的兄弟。外甥把我弟的手从我肩上掰开，他把嘴对准我弟的耳朵大声说：“用不着，二舅！我就可以解决。找一群兄弟，谁敢欺负你，我让兄弟们踢烂他脑袋。”

弟没想让外甥踢烂别人的脑袋，因为那个别人是他的头儿。踢烂头儿的脑袋自己的脑袋也保不住，弟弟虽然喝酒猛了，但是脑子还清楚。

弟执意让我帮他出气，原因是我当记者。看我回家，弟弟终于不想咽那口闷气了，他干尽半斤白酒就开始发威，他紫着脸在姐的屋里大声叫骂工长，他的叫骂声在屋里轰响。我知道弟是个老实的人，平素隐忍而吃苦，不到极处不会动怒。这一天弟开骂了。让他尤其受不了的是，工长用给他“背黑牛”的钱三天两头进城找小姐，洗桑拿，泡歌厅。而他是等着那些钱去买米买面，给儿子买课本，交补课费。儿子的老师不用心在正课上，想办法挣钱，三天两头跟家长收补课费，不交补课费儿子就进不了教室。问题还在于在矿井苦干一个月，每次领工资的时候，工资卡上明明标着是1200块钱，每次拿到家里就会变成900块钱。虽然领钱时就被告之那300块钱不属于自己，只是从自己手上过一下。但是弟弟就是想不通为什么钱到了自己手里而不属于自己。钱在自己的手里被自己拱手送出去，就像属于自己的被偷窃。而工长每次取回钱时的心安理得让弟怒不可遏却无能为力。每次看到工资卡上的钱数目不对，弟媳会不高兴，不高兴两口子就免不了吵架，每吵一次架弟对“背黑牛”的恨就加一分。

“哥是记者你可以帮我出这口气。”弟确凿地说，在他的心目中记者具有正义和公道的力量。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帮助弟弟，我对帮助他没有多少把握。

我必须诚实的说：作为新闻人，我所有的激情、勇气、意志和力量在2004年遭受到考验。

每次到记者站的办公室，看到那么多来自各地的投诉，每一封投诉的背后都是无数的殷切和期盼的眼睛，那些投诉中有的是用血泪写出来的苦难和冤屈的记录，它们堆积在记者的案头，有的并没有被打开，而有的已经蒙满尘埃。记者只有一个思考的头脑，一颗善感的心灵和两只不断奔走在长路上的脚。但那些来自一个国家不同的省份，不同城乡的呼告则会越聚越多。每一个呼告都是一个悲伤而苍凉的故事，那些堆积起来的无数的冤屈和苦难被遮蔽在角落里，没有人打开就不会被人所知。那些堆积起来的无数的

冤屈和苦难的呼告经过岁月的积聚会被时间湮灭。在2004年，在我穿行异地采访的时候，我看见过在高速公路高挂的巨大的“冤”字；在山区崎岖的道路上我看到过长跪路边手举“状纸”的人。我不断地接听到哀告的电话，经常会面对无助的吁求。但是我并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媒体的势利、浅薄、易变性，以及有限的容受力使社会正义变得抽象和脆弱。在强大喧嚣歌舞升平的物质时代，那些沉默的人群，很容易被忽略不计。

跟着弟弟回矿区看母亲，在路上遇到我当年下矿井的工友张应科。我的工友说：“听说你在北京做记者，你能不能帮助我跟矿长说说，我想换个工种，不想再下矿井了。”张应科是一个面容良善，性情温和的人。他挑着一担水往他自己开的一个发廊送，看到我他停下来，握手，寒暄。然后怯怯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他说：“我干不动了。”

我看他做着理发营生的女人在发廊里给人洗头。那个女人相貌端正，气质淳朴。现在大约他们能过上安生日子了。我想。

当年不行。当年，我清楚地记得，我和他在矿井里。我们干完活儿都在矿井的峒室里休息，除了我们，还有别的休息的矿工。

我在睡梦中听到凄厉的哀嚎，我被那种声音惊醒，感觉头皮发炸。那种声音就是张应科发出的。从睡梦中惊醒，我看着他坐在煤岩上，神情呆滞，他长久地静默，在静默中会突然爆发出那种凄厉的哀叫。

有人告诉我，他的精神受刺激了。因为我们的工头搞了他的女人。他刚刚结婚的媳妇从乡下来到矿区，他的媳妇为了赚钱贴补家用，就在家门前开了一个理发铺子。我们的工头知道他的媳妇长得很好看，也知道他的媳妇会理发的手艺就经常去找他的媳妇。

工头是个满头花白头发的中年人，他的手下掌管着三十几个窑工，他对那些窑工有着绝对的支配权，用他的话说就是“让他尿几股尿就尿几股”。他可以把繁重和轻松的活儿按照跟他关系的亲疏远近分配出去。服从他讨好他，就可以获得轻松而钱多的工作，不服从就得干繁重而钱少的营生。

工长先是把张应科安排上夜班。打发到很远的工作面去看运输煤炭的皮带。那个工作责任重大，谁干着也不敢大意。

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异常。张应科如同平时一样做着自己的工作。但是到了冬天，张应科有一天下夜班回家，他在自家院子里的雪地上看到一行陌生的男人的脚印。那些脚印从他的石头屋前一直向外延伸，张应科很蹊跷，心生狐疑。第二天他没到出井的时间就洗澡回家，他依然看到了那些留在雪地的脚印，他没有叫女人开门，而是用钥匙开锁。他走进屋里，看见了和女人睡在一起的工头。

张应科的精神错乱了。他是个软弱的人，他看到女人跟工长睡在一起，就软在地上，他哭着打自己的耳光。他没有本事打女人，也没有勇气揍工长。后来我就看到张应科发生的变化。再下矿井，他先是不说话，看到他的时候他的神情就是木的，然后我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听到了他爆发的凄厉的哀叫。

在矿上，工长搞窑工的女人并不稀罕。工长们一起喝酒的时候，也都在说谁谁的女人好看，谁谁搞过谁的女人。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窑工受了不或者不想下矿井受苦，他们就会想办法调动工作，或者更换工种。代价就是把自己的女人送给工长睡。他们会把工长请到家里喝酒。创造女人跟工长的接触的机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有的矿工就因此换到了好的工作。

张应科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好的时候看不出有什么毛病。

有一天，张应科举着自己的食指说：我只要把它断掉，我就可以离开矿井，调到地面。

张应科开皮带。矿井用皮带运输煤炭。整个一个巷道就是长长的数千米的皮带，从掌子面采出来的煤就通过皮带输送到煤场里。张应科就是看皮带工，他背着工具出出进进，守着皮带，让它准时正常开动，运行。

按照矿上的规定，因工致残的矿工可以鉴定为工伤，可以调到地面不再下井。

张应科举着食指说：我要把它轧掉，我就可以上地面，我可以不下矿井也能领工资。我就能守住我老婆了。

我没有在意他已经疯狂的想法。我觉得他只是说说而已。

但是有一天，皮带隆隆转动的时候，张应科把自己的手指伸进了飞转的滚筒。他惨叫了一声。那一声被我听到了，我感觉一个寒噤，我跑出去，看到他抱着自己的手倒在地上，而皮带在他的身边隆隆转动，他的哀叫让我心慌。

但是失去的手指并不能帮助张应科离开矿井。因为失去手指属于轻度残疾，并非失去工作能力。所以他还是要下井干活。

2004 年 12 月，我再见到张应科，他比当年是老了，鬓角的头发变白。他还干着开皮带的工作。他的女人也老了，从背影看上去比当年黯然了许多。

他说："我不想再下矿井了，你能帮我找找关系，帮我调到地面，我实在是干不动了。"

但是，我想我帮不了他，一是记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种能量，再就是矿长未必会理睬一个和他毫不相干的记者的说法。

我见到过他的矿长，很壮的一个汉子。说起话来声如洪钟。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交道。

我对我的兄弟和我的工友很抱歉。因为除了写下来他们的境况，我并不能做得更多。

作者简历：夏榆，记者，作家，现居北京。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

黑　孩



组画《矿坑》〔德国〕弗莱雪尔

下井时，大家走得都很慢，像是要上磨的驴。工长走在最前面，他是整个班最大的领导，当然要走在最前面。

我与老屈在最后面，前面的人手提矿灯，一走一摆，黑黑的，灯光在面目狰狞的煤壁上，一晃，一晃，人走灯随，川流不息。

进入大巷人就分开了，别人去工作面打眼儿，我与老屈背火药。老屈猫着腰推开风门，用背顶住门让我先过。从那个小四方的“风门”跑过去，走入风中。这是一条“风巷”，很窄，井下整个盘区的矿工们呼吸用的风都会从这里经过，风尖硬刺骨，从风中穿过去，身上有刀割地痛。我先过去，老屈一闪，铛的一声，“风门”关上了。老屈过来，风大，吹得老屈直喘粗气。我笑，老屈不让我笑，摘下安全帽在我头上砸了一下说：“小屁孩子，你也有老的一天。”我戴着安全帽的头被他打上去，咔咔的响声在黑暗的巷道里回应，眼前金星乱闪的。

2004年8月19日晚上，我与几个朋友在北京一所公寓里看《盲井》，我看到电影中出现的井下工作面打煤眼、装火药的镜头，看着一个高中毕业寻找父亲的男孩子被两个以人命换钱的人挟持到矿井的情景，那个稚

气未脱对世事懵懂无知，不知道自己正在滑向一个灾难的陷阱的孩子就像是我。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孩子。只是《盲井》里演的故事通过一部电影走到了很多人的面前，而我的故事只沉积在我的内心。

看电影的时候我就想我下矿井的时候，想起老屈。老屈是我的师傅，我是他大徒儿。老屈一直说我是小屁孩子，领火药让人不放心，每次都是他领火药，我背火药，火药库离工作面近8千多米，路上，不管我有多累，老屈也不替我背一下火药。老屈说：小屁孩子，你挣的就是这个工。想想也是，除去背火药，我对井下的活儿啥都不会。我是从农村到矿区的，我顶替了一个死亡的矿工的名额到了矿，我的名字也是那个人的名字。这么做也并不容易，也是因为有我的做工程师的哥帮忙。到了矿井，老屈把我领到工作面，几个打眼工已经在煤壁上打好了眼儿，收拾爬煤用的机器，准备放完炮后爬煤。老屈冲我说："填火药哇！"我就往那些打出来的煤眼里填火药。我坐在湿润的煤面儿上，低头用矿灯照着，把雷管塞进火药包，再把火药塞进煤眼儿里。把煤眼儿全塞好后，我躲到巷道的峒室里。打眼工把雷管连接起来，抱着点火机也全部躲进峒室里。一个黑脸人看我，转动着白白的眼睛说，娃娃，把耳朵捂住喽。我笑，不吭声，也不捂耳朵。黑脸人一手抱点火器，一手扭动点火器的旋钮。哄的一声，我先是感到脚下的震颤，然后就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浓烈的烟雾从巷道涌出来。浓烟在巷道弥漫涌到我们躲藏的石峒里，我突然有窒息的感觉。

放完炮，老屈就教我开绞车。他把我领到绞车边，这是一架用来拉煤的机器。老屈说搬左边的这个闸就开车，搬右边这个闸就停车，把闸全放了就是松车。他说会了吗?我点头。他走的时候，又叮咛：别忘了，一停二开三松绳。我说知道啦。老屈瞪大眼说，你知道个球，我这条老命就在你手心攥着哩。我低下头，不吭声。在绞车边上，有一个钟铃，拉煤车装好煤后，老屈把绞车的钢丝绳挂在煤车上后，就在巷道的另一头敲响钟铃。那边打一下子，就是停车；打两下，就是开车；打三下，就是倒车。巷道很深，黑黑的，啥都看不到。挂钩人与开绞车人沟通，全凭这口钟。

教完我，我和老屈就坐下来休息。我们躲在大巷的峒室里，峒室很低，老屈躺下来，把矿灯抱在怀里睡觉。矿灯的光芒能让老屈的怀里暖和起来。我在一边，我玩"伸手不见五指"的游戏。就是把手伸出来去寻找自己的手指，我瞪大眼睛，手就放在我眼前，但我就是看不到我的手指，我一遍遍玩着这个游戏。我把灯开了又关上，自己沉醉在游戏的快乐中。峒室里有许多柱子，是为了防止紧贴头皮的岩石落下来。在开关矿灯的瞬间，我突然看见木头柱子正在"冒汗"。岩石的压力太大了，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往下压，把木头中所有的水份挤了出来。我伸出手指，去触摸那些晶莹透剔的水珠，在摸到那些水珠的时候，我的心在恐惧中跳舞。我以为，天塌下来时就会是这样子，一点一点，最后轰然而下，最后人在没有知觉中窒息而亡。

老屈看到我不吭声，就用矿灯晃我，他看到我恐惧的神情，他问："小屁孩儿，怎

么了？”

我把柱子上的水指给老屈看。老屈咧着嘴说：“小屁孩子，别怕，该死球迎天，不该死又一年。”

我还是无法驱除那种恐惧感，我觉得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头上的煤顶就会落下来。我害怕在悬浮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沉落的煤顶下干活儿。

出井的时候，人们的脚步飞快。我也是想飞速逃离掌子面。但是我和老屈总是落在最后面，老屈的脚以前让煤车撞了一下，他走不快，需要我扶着他。慢慢地，我们就落到了后面。矿工们出入井时坐一个升降如电梯的“罐笼”。等我与老屈到达井口时，“罐笼”眼看就要提升了。如果不急着上去的话，等下一趟，得半个小时，为了早到地面上，早回家，出井的矿工都急着往“罐笼”里挤。老屈因为脚伤，被挤到最后面，我拉了他的手，说，快点，快点，“罐笼”要提升了。我嗓子发出的呼喊声过于急促，变得嘶哑起来。老屈在笑，抓了我的手，纵身一跳，他想跳到“罐笼”上。

就在老屈跳的一瞬间，“罐笼”提升了。老屈的身体在“罐笼”提升的瞬间就被撕裂，“罐笼”提升的时候速度急骤，力量凶猛，呼啸着飞升，我眼睁睁看着我的师傅老屈变成一堆肉浆，完整的部分只剩下一只布满茧结的手与一颗用煤尘糊住的头。

我曾经多次在冥想之中设计死亡的方式，飞机失事，坠楼，车祸……现在想起来，师傅的死亡也是一种很欣慰的死，他的头颅在笑。慈眉善眼，眉开眼笑，如果没有那些讨厌的煤尘，他的样子应该是很好看。他脸庞上有一种刀刻般柔和的线条。

那一天，我的师傅离我而去了。

第二天，不管我有多害怕，我还得坐这个挤死师傅的“罐笼”进入地层深处，去工作。每次坐上去，耳边都会有师傅小女儿的声音：“大哥哥，我爹他没有了。”师傅的女儿那年8岁。我无法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休息时，我总是冲出煤巷，来到一台供煤层开采者呼吸用的“风格”前面，把头上的矿灯熄灭。在黑暗中，我冲着震耳欲聋的“风机”大唱，直至恐惧逐渐消失。风机就是为工作面的人们提供空气流通的机器，它响起来时，我听不到我的歌声，就像我在井下伸出自己的双手却看不到自己的双手一样。

作者简历：黑孩，出生在晋北乡村，高中毕业到山西大同煤矿做矿工，现居北京。



挖煤的朋友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呀

刘　恒

我没有当过矿工，但是我很小的时候就钻过故乡的煤窑。窑口生着灶火，我坐在炉台上听矿工们聊天儿。他们穿得破破烂烂，却都是嘻嘻哈哈的样子，没有一丝哀伤和悲凉。那时候，我对那个黑糊糊的窑口充满了向往。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没有经历过矿难。我的一些好朋友死在窑里的时候，我不在家乡，都是事后听说的。其中一位撤窑柱，柱子撤掉了，窑也塌了。他以前是放羊的，经常在山坡下停下来，隔着羊群跟我闲聊。我至今都记得他精明的样子，无法想象他会死得那样笨拙。我的另一个朋友是窑主，春节给窑工放假，自己却抱着风钻跑到窑里干活儿，让一块大石头给挤死了。大家借助千斤顶，才把他的尸体从石头缝儿里抽出来。这个人特别实在，

我们在生产队一块儿干活儿，他干得永远比别人多。他最后竟然就死在这勤快上了！现在读报看电视，经常看到有人死在煤层里，就忍不住想，死的都是肯干活肯吃苦的老实人啊！

我见到的都是小煤窑，属于生产大队所有，有幸下窑的社员都很神气，因为他们比其他社员挣的工分多。他们没有工作服，但是穿着一样的黑雨鞋，窑里水大，不穿雨鞋很麻烦。柳条帽，电石灯，手推车，背篓，炸药，雷管，锹镐……窑里的东西似乎就是这些。现在的小煤窑也无非是这个样子，只是帽子和灯进步了，篓子不用了，点炮不用明火了……死人的事情却越来越多了！真是怪啦。

民间对意外之死有一个说法，叫做——横死。严格说来，横死也是一种正常的死，因为古往今来，横死的人太多了。死亡是人世间不得不经历的痛苦。对人来说，没有什么痛苦是不能承受的。在悲剧的必然性面前，悲剧的或然性也是必然的了。看看历史和现实吧，战争的影响都是有限的，矿难的影响能有多大呢？痛苦只对痛苦者本身有意义，而人类的重大缺陷之一恰恰在于——关心别人的痛苦的人并不多。矿难不断，根源恐怕也在这个地方。

我对故乡始终关注。前几天读晚报，发现那边又有几个窑主因为矿难被判刑了。不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死去的人已经不能复活，而未来还会有人在煤层里死去。

当下频繁发生的矿难，我觉得跟煤炭有关的所有关系似乎都失去了平衡。对矿主而言，利润和良心无法平衡。对矿工而言，生命和生存无法平衡。对社会而言，资源和消费无法平衡。最后，人类和环境无法平衡……我们在掠夺自己，我们迟早会受到更大的惩罚。那也是活该！怎样消除或者遏制矿难？广而言之，得慢慢来。眼前可以头疼医头，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仅仅讲良心，讲人道主义，用处不大，却不能不讲。说得俗一点儿，物质文明难，精神文明更难，遏制矿难之难也就可想而知了。开药方容易，可是病治好了么？病治不好，证明那些药方全是胡扯。

那些矿工让我想起我的朋友。我关心他们的处境，但是我显然更关心我自己和我的亲人。尽管没有必要，可是我要请他们原谅。因为我无法给他们哪怕一点点实际的帮助。我至少做不到一件事——我不能跟他们去并肩挖煤，更不想跟他们中的不幸者一块儿被埋在地层深处。我只能廉价地表示同情，廉价地替他们表达愤怒，而这些并不需要我付出任何代价。在电视里看到死难者的家属痛哭失声，我老伴儿的眼圈红了，我的鼻子也发酸。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些。关了电视，我们需要面对的是自己的人生和种种难题，我们很快就把别人忘掉了。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吗?也许是吧。挖煤的朋友们，干活儿务必小心，无论如何，自己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呀！

作者简历：刘恒，作家，编剧。现居北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